

京都故事

文潔華

我的妻子是日本人，在京都出生及成長。她原是藝術系學生，因為不滿父親酗酒後毆打母親，又痛恨日本的大男人傳統，因而出走加拿大，並在冰天雪地的沙里定居。她廿多年沒有回國，待兒子今年十八歲才第一次帶他回訪京都。近日地震國家傷亡，自然百感交雜。甫抵大阪機場，便見日人列隊歡迎，彎身報以感激之情。往常三、四月份是日本旅遊的旺季，如今遊人不到三分之一，酒店食肆購物商場及百貨公司等顯見生意清淡，一反從前擁擠擁擠排隊的情景。我與妻在心裡，禁不住告訴她我記憶中京都的熱鬧和繁華。對於我這個人來說，我與妻等百貨公司，還煩惱怎麼買東西，貨品價格還是高企，些微「割引」都不肯。

全民退休 vs 全民皆休

龍

近來熱門話題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」，明顯是變調的計劃經濟，或屬其翻版。這口號說起來動聽，似有遠大理想，但真正做起來，卻是難上加難。對國家地區經濟的發展，更是傷上加傷！且看歐美國家以福利制度為基礎的加拿大、北歐諸國，近年經濟不振，皆源於此，當地政府欲罷不能，險些全民皆休。月前，香港電台《城市論壇》節目及這方面的話，有份出席的獅子山學會總監王炳，開首便以希臘國旗為身，頗有先聲奪人之勢，而且合情合理，可惜之後不敵台上下反對，對立的「語言暴力」，差一點「虎頭蛇尾」，猶幸中後段再度發力，表現值得稱許。反觀中文大學副教授黃洪，在會上表現是理屈詞窮，備受一打。尤其被問到他當大學教授，薪月入數十萬計，為何還要食此福利？黃洪當場只推說是為市民着想。時在場有位紅衫衣男子忍無可忍，站立發言猛攻黃洪，言詞雖有些過激，但大快人心。值得記的一記的，是中原地產施永青以富豪之身，也勇於戳破這些反對黨的糖衣毒藥。施明確指出，未來三十年世界經濟如何，實在無人可以預知，如果以現時特區政府儲備尚豐，就將這筆錢灑向全民退休保障，是十分危險。這是事實。還有就是，福利一經「送出」，恐無法收回。

榮枯哀樂，浮雲逝水

葉輝

我想我知道你說的怎麼一回事。此刻只想告訴你，有一天，在異國的廣場上看見一個年輕而俊俏的僧人(或教士)，穿一身鮮黃色的長袍，帶引着一群青年男女玩一種小小的遊戲，在鼓聲和金屬撞擊聲響中，五個少女圍成一個圈，歡快地起舞。那真是有點極樂的意味了，而且很媚，教人心神不定。我想我完全明白你想說甚麼，從前喜歡癡狂的一些甜而澀的句子，他說，生命既是一河，就得要永不止息的流下去，大意如此。他說：哈里路亞，我們還活着，厚着面皮佔地的一部分。那是六十年代的末世觀，不怎樣積極也不怎樣消極，做一個順其自然的無賴好了。必須明白，那是不可可能的，我們根本沒法在前人的經驗中找到生命依憑的據點，不可能模仿任何人的愛，也不可能模仿任何的恨。當然，也不可能模仿任何人的無怨無悔。

我只想你告訴你，後來在家中看影帶，看着一臉繃緊的活地，看着他傾吐濃若醇酒的心事，竟看出了「一層薄薄」的淚光。漸漸才明白，那是由於我太喜歡他的笑話了，所以才接受了那對生命深情的眷顧。很多年過去了，有時你像個巨龍光滑的脊骨，撫摸下去，涼涼地感觸活脫脫的一個生物體；有時像影子在雨季裡消失，跟地上的泥濘黏作一團。幾十年光景，有時滑不留手，有時黏黏膩膩，有時像溪澗的石卵，圓滑無稜，原來已經歷了漫長歲月的沖刷。我只想你告訴你，濃情轉淡，深情轉薄，來日方長，去日苦多。漸漸的就從活地的電影裡，感到一些啟悟：世界明昧不定，像在黑暗中看戲，在光影明滅之間，靜靜坐在一旁，觀其變幻，彷彿都是身外物。我只想你告訴你，一切困難的根源也許是這樣的：自以為經歷過許多變幻，自以為見證過許多不可承受的輕，自以為存在一個風雲詭秘的時代，自以為如此，自以為這般，到頭來卻發現自己原來不曾經歷過甚麼，而最好的日子已經遠去了。

聖地豐碑——草堂(下)

高千尺，惡竹須斬萬竿」。祠堂有清代泥塑三尊，正中為杜甫，兩側分別為北宋詩人黃庭堅和南宋詩人陸游。之所以三人同殿，據說主要是考慮殿內若只塑杜甫一人，異鄉作客，未免過於孤單，而黃、陸皆為詩歌大家，雖不同朝代，但如果三人一堂，既能共論詩藝，免除冷清，又可同受祭禮，以盛香火。「荒江結屋公千古，異代升堂宋兩賢」，清人的這副對子，恰好對此做出了詮釋。「工部祠」東邊有座蘑菇形小茅亭，它便是「少陵草堂」碑亭，因亭內立着一塊「少陵草堂」石碑而得名。碑上所刻「少陵草堂」四字，亦為親親王手跡。歲月讓這座象徵杜甫茅屋的碑亭步入老邁，亭柱上的朱漆斑斑駁駁，彷彿傷痕累累，頂部茅草焦黃枯槁，猶如白髮蒼蒼。這副孤獨無助、日暮途窮的凋敝形象，也不知是不屑打理，還是刻意冷落？唯有「白髮」間悄然鑽出的那絲絲嫩綠藤曼，才能讓人於沉重中稍稍喘出一口氣來。此情此景，令我油然而想起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而不勝唏噓。公元761年秋天，一陣大風把他苦心經營的茅屋吹破，才使詩人寫出那千古不朽的名篇，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」、「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」，詩人那種悲憫渴望和博大情懷的絕唱，同范仲淹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的高尚品質一樣，千百年來一直令人感動不已。說到這裡，不得不提及的是，尤其在房價昂貴，天下「寒士」普遍對「廣廈」望而卻步的當下，除極個別「有識之士」將杜甫的理想譏為「烏托邦」外，幾乎無人為之感慨萬分！其實，「小小環球，有幾個蒼蠅，嗡嗡叫」，並不足掛齒。因為，杜甫的理想與情懷，已然化作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，早就在澆灌我們這個民族古老而年輕的心靈了，明擺着的事實，誰不清楚呢？置身「草堂」，環顧四周，只見毛竹遍地。古人素有「寧可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」的講究。竹，不

僅有美化環境，清新空氣的作用，更有象徵人品、氣節的意義。「未出土時便節，及到凌雲尚虛心」，因而「草堂」內廣種毛竹。無論是堂前屋後，還是小路兩側，乃至庭院之中，處處皆修竹掩映。一片翠竹綠樹之中的杜甫草堂，清幽雅潔，一派悠然恬適，似乎像個世外桃源。然而，人們可曾記得，一千多年前，這裡曾有一顆偉大的心臟勃勃跳動過將近一千四百多天？那是一副怎樣的情景？說來令人感佩，杜甫的「左拾遺」不過曇花一現，卻畢生都在「說話」。照理，「說話」本是他職責所在，「沉默是金」便是失職瀆職。可是，為誰說話，怎樣說話，卻大有講究。正如《說話的藝術》所言，「說話」其實很難：「說假話，老百姓不高興；說套話，老朋友不高興；說實話，老闆不高興；真話、實話都「不能直說，應該藝術地表達」。因為「真話有毒，實話有毒，有刺有毒就是『壞』話」，所以「說好話得到饅頭，說真話得到拳頭，說實話就是壽頭」。杜甫雖有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的錚錚誓言，卻恰恰很不會「說話」，不諳說話的「藝術」，或許也懂，卻不肯按那規律去「說話」，去「拾遺」，去高歌天子們愛聽的「主旋律」，去讚賞盛世享太平的夢幻曲，相反，不是「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」，就是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」，非將「盛世」拆穿捅破不可，「掌櫃的」誰心裡會受用呢？因此，一千多年前杜



「少陵草堂」碑亭。



「柴門」之名也來自杜詩。

百家廊 張衍榮

天羅地網

佛山市公安局局長楊建華近日在線上與熱心網友對話，談到娛樂場所、桑拿浴室和按摩場都要安裝攝錄鏡頭時，強調在公共場所沒有私隱，還豪情的說有人敢違法，執法者就敢把他曝光。說話內容又再引發討論。內地幅員遼闊，在治安管理上大幅度利用視頻系統是眾所周知的政策。但所謂天羅地網的應用程度究竟有多普及？參閱《廣東省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》所開列的十二種應安裝視頻監控的場所和區域，就不難發現應該設有攝錄鏡頭的區域是無處不在；甚至反過來說，不應安裝的區域和處所恐怕只有森林、應急區域和處所。有常識的都知道是不可能設置鏡頭的處所。《辦法》還規定一般監控資料的有效存儲期不少於十五日，而涉及公共安全和其他違法犯罪行為的重要資料，最少保存兩年。監控網絡之大可以想見。

《觀音山》 鄭政恆 此觀音山不同彼觀音山，全國上下又有很多觀音山。從前我只知台北的觀音山，在淡水的另一岸，八里那一邊。因為電影《觀音山》，所以我們認識了四川的觀音山。《觀音山》不俗，是今年比較難忘的華語電影之一，李玉的導演水平比前作《蘋果》更進一步，劇本本身扎實，更難得的是演員配合，這一點大家都讚賞，我就不廢唇舌了。《觀音山》為甚麼好？先說角色設置，影片起初已夠多，四個角色，張艾嘉是承受喪親之痛的京劇老師，屬於「文藝」世界。胖子和她對照，他是「喜劇」世界。至於台灣演員陳柏霖與李玉合作過的內地女星范冰，屬於「青春」世界，躁動中帶有說不出的男女感情。一開始，我已嘖嘖，這是文藝片、喜劇片、青春片、電影貫通不同元素，已見心機。再說調度，電影拍得和《C.O.S》等年輕人地下世界，自然要鏡頭短促，帶動視聽感受和暴力不忿。拍釘子戶的拆遷抗爭，就要寫實，實感呈現過程，但回過頭來，拍感情世界、友情的種種關係，李玉時而用之般的如夢畫面，時而用自然的長鏡頭，連繫不同的情緒狀態。其中拍坐火車或在火車軌上走的片段都很好看，長長旅程承載了青春的浪漫，青春的躁動在途中也在風中慢慢塵埃消散，換來心態上的悠遊自在或一份寧逸。而我頗欣賞電影最終拍四人修繕寺廟，但釋家佛理似乎不能開解京劇老師的心傷痕。從這道游走的目光看山水，言談之間只能歸結一個「美」字，山明水秀也只能歸結一個「美」字。京劇老師是孤獨的，她靜靜地走上一條絕路，在風光美好的無言的觀音山上。

生活絲 吳康民

「孤寒」與「縮骨」

廣東話的「孤寒」，我不知道普通話有哪個相應的詞語，也許就是「吝嗇」吧。但吝嗇有偏重「節儉」的含意，而「孤寒」則近於廣東另一俚語「縮骨」。我認爲，對自己「孤寒」可以，對別人「孤寒」卻萬萬不可。在一些社交場合，有的人從來不請客，或者千方百計避免結賬。這類人被友儕目為「孤寒」，其實用「縮骨」來形容更為貼切。這些「縮骨」的人，如果是有心無力，經濟上拮据，人們不會責怪他。但如對於自己，卻毫不吝嗇，或經常吃好的，穿好的，到遠地旅行，花幾萬元旅費毫不在意。只是在社交活動中，卻時常「縮骨」。對自己「孤寒」就是節儉。我對衣着不甚講究，例如恤衫的領子和袖口已破舊，但全衫完好，便捨不得丟掉，照穿可也。當然在這些社交場合，便要穿一件新淨一點的。這並不是花不起錢買兩件新的點，而是因為我們經歷過戰時時期物質條件十分缺乏的年代，養成「自己省數」。孤寒不孤寒縮骨不縮骨，相處久了，人所皆知。一個慷慨熱心的人，得道多助，當需要友伴幫助的時候，自然多人援手。一個「縮骨」的人，需要求助時，便要看看「運氣」了。